

跨民族视域下傣族双刀与景颇族刀舞的比较研究

朱致诺 白艾迪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4

摘要: 傣族双刀与景颇族刀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族刀具舞蹈,虽同以“刀”为核心媒介,却因生存环境、文化观念与族群结构的差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艺术形态。本研究立足跨民族视域,从文化背景、动作形态与文化功能三个核心层面,对两类刀舞展开系统性比较研究。通过解析傣族水域农业文化与景颇族山地部落文化的核心特质,厘清两类刀舞在动作形态与文化功能上的系统性差异。研究发现:傣族双刀以生活化、节庆化表达为核心,彰显柔性审美特质;景颇族刀舞则以祭祀仪式、勇士精神传承与部落凝聚为核心功能。二者虽均以“刀”为核心文化意象,但刀在不同族群语境中承载着迥异的象征逻辑。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对比两类刀舞的文化功能与表达差异,深化对民族舞蹈文化内涵的认知,同时为民族舞蹈教学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傣族双刀; 景颇族刀舞; 文化功能; 动作形态; 跨民族比较

一、傣族双刀与景颇族刀舞的文化背景概述

傣族与景颇族同属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重要民族,其刀舞皆与生产劳动、古代战时生活和民俗文化活动紧密相关。然而,两族的文化生态差异显著,直接塑造了刀舞的独特形态与功能定位。

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的河谷与平坝地带,以稻作农业为核心,形成了“水崇拜”主导的自然信仰体系。水不仅维系生产,更深度融入审美维度,使“柔”“缓”“圆”“流动”成为文化基调。傣族双刀虽为硬性器具,却呈现鲜明柔性审美——动作以圆形路线、绕刀回环、贴身运势为主,节奏轻巧灵动,兼具节庆表演与生活化表达属性,这恰好契合傣族武术“以观赏与身心娱乐见长”的特质,也与傣族社会的开放性、节庆文化密不可分。在泼水节、赶摆等活动中,双刀成为男性展现技巧与活力的载体,其文化功能集中于娱乐性、交往性与情绪表达。

相较之下,景颇族源于氏羌,属传统游牧民族,主要居住在地带与半山腰地带。其社会以部落氏族体系为核心,崇尚家族力量、勇士文化与祖灵崇拜,而“刀”

正是这一文化体系的核心载体:既是生产工具、防身武器,也是连接祖灵与族群记忆的神圣象征,还是社交礼物与两性定情信物,景颇语名称“日恩途”便蕴含“生命力”之意。景颇族刀舞深深植根于民俗传统文化,主要有“恩港斋”“以弯弯”等类型,在最隆重的“目瑙纵歌”节中尤为关键——男性手持长刀、女性挥红布或手绢,随鼓锣声绕“目瑙示栋”起舞,既再现战争场景,也抒发丰收喜悦。刀术分为“文蚌拳”(花样刀术,姿态优雅,适用于节庆)与“彪赞拳”(攻击性较强),核心刀法如“三步砍豹”“十字跳”等,多效仿劳作动作,兼具实用性与生活气息;刀舞动作以踏地、劈砍、震步为主,直线动势鲜明、重心下沉、力度强劲,彰显刚健勇猛之风,功能偏向祈福、凝聚族群与强化勇士精神。作为男性专属舞蹈(景颇语“恩吐拳”、瓦支语“闪歌”),刀舞分单人(娱乐性强,可自由发挥)与集体(用于民俗活动)两类,通过长辈传授或部落拳师教学传承。

综上,傣族与景颇族刀舞虽同以“刀”为媒介,却因文化生态、社会结构、民族价值观与象征体系的差异,承载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涵义,这为后文进一步展开动作形态与功能的深度比较提供了核心依据。

二、傣族双刀与景颇族刀舞的动作形态比较

动作是民族文化的外化呈现,傣族与景颇族刀舞在动作风格、节奏结构、空间路线及刀具使用方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其差异的本质根植于两族迥异的文化逻辑与身体认知体系。

作者简介:

1. 朱致诺(2001.02-),女,汉族,山东济南人,本科,研究方向:舞蹈教育。
2. 白艾迪(2002.04-),女,回族,云南开远人,本科,研究方向:舞蹈教育。

首先,从动势特征来看,傣族双刀的动作形态深度契合水文化滋养下的柔性审美范式,以轻盈灵动、滑动流畅、顺势而为为核心特质,每一个动作内嵌“柔”“圆”“流动”的文化基因,是傣族水崇拜理念的肢体转译。其典型动作如“贴身转腕”强调刀势与身体的紧密贴合,手腕灵活翻转间,双刀沿躯干两侧、肩颈周围自然游走,既规避了大幅度肢体开合,又凸显动作的精巧内敛;“顺势挑刀”则将“顺势而为”的文化理念推向极致,舞者借身体转动惯性带动刀势,从下至上轻缓挑起,力道舒缓却不失韵律感,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尽显动律的连续性与流动性。

在运刀方式与肢体配合上,傣族双刀以双手对称持刀或交替运使为主要逻辑,双手协同动作既保障刀势的平衡稳定,又通过一收一放交替节奏,彰显极强的技巧性与柔韧性。舞者下肢多以中低马步为支撑,重心沉稳而不僵硬,脚步伴随刀势轻缓滑动、碾转,为上身动作提供稳固根基;上身始终保持松柔舒展的状态,肩颈放松、腰胯灵动,随刀势回旋流动自然延展,无刻意发力的紧绷感;头部与刀势形成默契呼应,在双刀交替转换或回旋环绕时,头部顺势“避刀让刀”,使整体动作更显协调灵动。值得注意的是,傣族双刀的“柔”并非软弱无力,而是柔中带刚的精妙表达看似舒缓的动作中,手腕转换刀势时暗藏沉稳力道,身体舒展时暗含内在张力,双刀起落、转换快速流畅,无拖沓滞涩之感,身体与双刀的配合干净利落,既无多余肢体晃动,亦无生硬力道冲撞。整体动作呈现“由内而外”的舒展质感,从核心发力到肢体延展,再到刀势铺陈,层层递进、自然流畅,既还原了水的灵动包容,又精准契合傣族“柔性身体文化”的审美内核,成为民族文化在肢体语言上的生动投射。

与傣族双刀的柔性动势形成鲜明对照,景颇族刀舞以“刚劲雄健”“立势挺拔”为核心特质。从运刀方式来看,景颇族刀舞以单手持握为主要形式,核心动作聚焦于劈、砍、刺、震等重力型技法,形成极具辨识度的直线性动势与爆发性张力——刀刃运行轨迹直接果断,无迂回拖沓之感,每一个动作均暗合“征服自然、捍卫家园”的文化隐喻。结合民族文化象征体系,刀在景颇族语境中是“男性力量与家族守护”的具象化表达,这一内涵直接投射于舞蹈动作之中:舞者常伴随踏地振足、振臂昂首、重心下沉等动作,通过身体重量的下沉感与节奏的强拍重击,传递部落群体的凝聚力与个体的勇猛气质。节奏层面以强拍重击为核心,形成鲜明的力度反

差,身体线条呈现纵向拉伸的张力,既凸显“立势”的挺拔感,又通过重心下沉的体态强化动作的稳健性,与傣族“圆柔流动”的节奏范式形成本质分野。

在体态与动律层面,景颇族刀舞始终保持“含胸”的基本体态。这一体态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文化与历史成因:一方面源于刀术实战中“向内含身”的防守姿态,是军事技能向舞蹈艺术转化的历史遗存;另一方面,含胸形态所营造的视觉神秘感,与景颇族内敛坚韧的民族性格高度契合,成为文化基因的肢体投射。此外,刀舞的核心动律与景颇族传统舞蹈一脉相承,以膝部屈伸形成的颤动为基础,搭配肩部、胯部顺边前后摆动的协同动作,使整体舞姿既保持刚劲特质,又兼具韵律感;而重心下沉的动作要求贯穿于走动、吸跳、蹲跳等各类步伐之中,进一步强化了舞蹈的稳健性与力量感,全方位彰显景颇族“刚健有为”的文化审美取向。

其次,从空间路线来看,傣族双刀以圆形路线为核心空间表达,动作多以身体为中心向外画圆、回旋绕身,构建出兼具连续性与包容性的空间流动形态。其空间意识偏向“包容式”,动作常形成柔和的包围结构,暗合傣族水文化“兼容并蓄”的价值理念。而景颇族刀舞的空间路线多为直线、斜线或向前冲击的推进结构,既适应山地环境的生产生活逻辑,又暗合山地文化语境中“直线力量”的价值取向与“冲破阻碍”的精神隐喻。

再次,从身体运用方式来看,傣族舞者秉持“内外兼修”的身体实践理念,注重腕、肩、腰的协同灵活配合,以“连绵不断”为动作核心准则,形成圆融连贯的动作轨迹。而景颇族刀舞强调“力量集中”的身体运用逻辑,动作聚焦手臂发力、腰部支撑与下肢踏步的震动传导,通过力量的精准释放,使动作呈现出强烈的节奏冲击性与力量穿透力。

总体而言,傣族双刀以柔性美学与技巧性表达为核心特质,景颇族刀舞以力量美学与仪式性象征为核心导向。两族刀舞动作形态的系统性差异,进一步印证了其在文化功能维度的分野,为后文的功能对比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两类刀舞的文化功能差异分析

(一) 仪式与民俗活动功能的差异

傣族双刀虽然源于传统生活文化,但其仪式性较弱,更多出现在节庆、喜庆与社交场景。例如泼水节、开门节等活动中,双刀舞常作为表演性元素出现,其功能偏向祈福、庆贺和营造节日氛围。刀在此语境中象征劳动、

丰收与技巧展示，仪式意味较轻。

而景颇族刀舞则呈现高度仪式化特征，其核心与景颇族民俗活动中的刀文化深度绑定，在各类民俗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目瑙纵歌是景颇族最隆重的活动，作为这一节日的标志，目瑙示栋的雄性木柱之间会摆放两把交叉的大刀，分别象征雄性与雌性。这两把刀被供奉于至高祭坛，在景颇人心中，它们与太阳、月亮、星星等地位等同，一同受族人敬仰——这对雌雄大刀不仅被视为打造天地的神物，更是景颇人捍卫家园、征服自然的精神与物质象征。此外，在“能尚”“官庙”等其他仪式中，刀的身影同样不可或缺，例如年轻男子会执刀完成挖穴、点种等特定仪式环节。

四、文化功能差异对舞蹈教学与创作的启示

首先，在舞蹈教学方面，跨民族比较能够帮助学习者理解动作背后的文化逻辑，而非仅模仿动作表面形态。傣族双刀的教学应紧扣“柔”“圆”“流动”的核心身体观念，重点打磨腕部技巧与肢体协同配合；景颇族刀舞的教学则需凸显“力”“稳”“冲击”的核心特质，着重强化力量聚集、踏地节奏把控与精神气质传递。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动作背后的文化溯源，让表演突破单纯的技术呈现，更具文化厚度与感染力。

其次，在舞台创作方面，创作者可基于两类刀舞的动作特质与文化内涵，汲取创作灵感并进行创新性表达。创作过程中必须坚守文化尊重原则，深刻理解并敬畏两民族的文化内核，杜绝滥用、误用民族象征符号的行为。尤其对于景颇族刀舞中承载民俗意义的动作，需保持审慎态度，避免脱离原生文化语境导致文化误读，确保舞台创作既具艺术张力，又不失文化本真。

此外，研究两类刀舞的文化功能差异，有助于当代民族舞创作从单一审美取向走向多元融合与深度表达。创作者应将目光聚焦于民族舞背后的文化精神内核，而非单纯追求表层动作效果，让民族舞在当代语境中实现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彰显。

结语

傣族双刀与景颇族刀舞因民族生态、文化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动作体系与文化功能。傣族双刀体现柔性审美、生活性与节庆功能；景颇族刀舞承载力量美学、民俗功能与族群凝聚力量。两类刀舞虽均以刀为核心，但其文化意义却截然不同。本研究通过跨民族比较，不仅呈现了两类刀舞的文化差异，也为舞蹈教学与舞台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可结合田野调查，进一步从仪式文本、族群记忆与身体叙事层面深入研究，为民族舞文化研究提供更多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李延超,饶远.傣族体育与“水文化”缘由探析[J].体育科学,2006,(04):76-79.DOI:10.16469/j.css.2006.04.013.
- [2]张志臣.云南傣族武术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变迁研究[D].成都体育学院,2014.
- [3]黄顺明,杨骏,刀江云.普洱市孟连县傣族武术刀术的渊源及传承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3,3(29):159+161.DOI:10.16655/j.cnki.2095-2813.2013.29.090.
- [4]白靖毅.傣族舞蹈的审美意韵——以孔雀舞、象脚鼓舞、武术舞为例[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04):59-62.
- [5]周玺,侯晓敏,杨勇.民族志视阈下西南地区傣族武术历史探究[J].武术研究,2024,9(04):23-25+29.DOI:10.13293/j.cnki.wskx.010486.
- [6]周宗惠.景颇族刀文化研究[J].科技信息,2012,(11):237-238.
- [7]曾勇.德宏景颇族武术发展研究[J].武术研究,2017,2(07):42-43+47.DOI:10.13293/j.cnki.wskx.006593.
- [8]冯璐.云南省德宏州景颇族刀舞比较研究[D].北京舞蹈学院,2019.